

1

薛正兴 主编

李伯元 全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伯元全集(全5册)

薛正兴 主编

责任编辑 冯保善 府建明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照排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地 址 南京市高楼门20号 邮编 210008

开 本 大32

印 张 108.25

印 数 1—2500册

字 数 2657千字

版 次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19—872—1/I·247

定 价 140.0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李伯元(公元 1867—1906 年),名宝嘉,原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

伯元的曾祖父文喆(字吉甫),嘉庆丁卯举人,任教谕。祖父子芸(字德卿),邑庠生,早亡。父翼辰(字申之),自幼由伯父锡琨(字嗣卿)抚养,因避战乱,随伯父全家离常州侨寓山东,二十七岁时病故。李伯元出生于山东,时当同治六年丁卯四月二十九日,即公元 1867 年 6 月 1 日。

伯元三岁丧父,自幼便在堂伯父抚养督教下成长。堂伯父翼清,字念之,又字念仔,为伯祖父嗣卿之子,历任山东肥城、胶州等知县,兗州同知,后升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翼清笃于家族情谊,视子侄如一体,对伯元尤悯其孤而爱其慧,平时课读甚严。伯元用心苦读,擅长制艺及诗赋,弱冠便以第一名考取秀才。翼清盼望堂侄获取功名心切,适逢山东遵筹饷例开捐,便为伯元捐献了一个本省府经略的功名,在家候补,可是伯元本人却无意于此,终于未去办理报到手续。光绪十八年(1892 年),翼清致仕退休,全家随同返归常州故里,其时李伯元已二十六岁。因常州北门青山桥萝卜坝祖宅已毁于战火,乃定居于今常州市青果巷 257 号。居乡五年,伯元曾去江阴院试过一次,未中,以后就再也没有应试过。伯元在乡,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又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平居则与年岁相若的兄弟侄儿辈和亲友常处一起,赋诗论文,学书度曲,切磋学

问。

李伯元天资聪慧，思想活跃，终不肯把自己束缚在八股制艺中。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多才多艺，早有文名。诗赋词曲，书法篆刻，音乐绘画，金石考据，无不触类旁通。伯元笃于孝道，青少年时每晚必读小说一二回，为母解闷，如读《红楼梦》，则用京音，而读弹词小说，则琅琅成韵，均有其独到之处。他对唱曲之咬字发音、合辙押韵，素有研究，曾在报上发表《论海上名校书歌曲》、《论歌唱须知反切》等文。他对乐器之使用和对音乐之鉴赏，写有《琵琶说》、《听小如意弹琵琶因而考论之》、《品箫》等文。又编《风月空》、《酸酸酸》短剧二出，所用曲牌，均依套填制，可谱入工尺，非深明此道者，决不能强作解人也。传世的《芋香室印存》，可见伯元的篆刻，既博采众长，又别具新意，遒丽稳健，不同凡响；其中有些是仿汉印汉砖，师古而不泥古，浑厚古朴，耐人寻味。伯元的书画作品，流传下来的虽十分罕见，却笔态生动，超轶尘俗，吉光片羽，尤可宝贵。

回常州约二年许，李翼清去世。伯元深感悲痛，他不能忘怀二十多年来堂伯父对他的养育栽培之恩。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以告慰堂伯父的在天之灵。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列强瓜分的危急关头，志士仁人正亟呼维新救亡。伯元愤于满清政治腐败，戊戌变法未成，甲午惨败之后，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民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报纸欲吸引群众兴趣，则非用游戏一类软性文字不可，否则不易见效。伯元在乡时曾与同族兄弟侄儿辈讨论此种主张，还一起商量过办报方法。于是，伯元决定前往上海办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到了上海。先创办《指南报》，不久改办《游戏报》；约三年后，继又改办《世界繁华报》；并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这几份报刊，在当时都产生了不小影响。李伯元也因办报刊的成就，名声大振，被人誉为“上海小报鼻祖”。伯元在上海文坛影响日甚。光绪辛丑年(1901年)，清

前　　言

廷开经济特科，湘乡曾慕涛侍郎（曾国荃之孙）曾出奏保荐，而伯元志不在此，辞不应召，时人以为高尚，俱以“徵君”称之。由于办报刊的缘故，李伯元的交游圈也在不断扩大。在他的友人中，像王闿运、文廷式、邱炜蔑、汪康年、吴趼人、刘聚卿等，均是一时名流。

广泛的交游，大大开阔了李伯元的视野。随着阅历的增加，李伯元对社会的认识也更见深刻。这段上海报馆工作，对他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锻炼，都有一定的作用。社会现实的思考，让他骨鲠在喉；创作激情的燃烧，使他不吐不快。他要对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感知和思索，用文字记录下来，告诉世人。这样，从庚子（1900年）到丙午（1906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创作了使他享誉后世的小说名著。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全书六十回，署南亭亭长著。约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在《世界繁华报》逐日连载。又全书分五编，每编十二回，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起，由世界繁华报馆分编排印出版。全书印行，当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后。主要刊本有：丙午（1906年）正月繁华报馆本，粤东书局石印本，日本知新社刊本，崇文堂石印本，亚东图书馆本，世界书局本，等等。这部章回小说，全书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作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描写官场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种种丑态，以及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残酷迫害。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广泛，从军机大臣到下层典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的无耻之徒。为了钱，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残害百姓，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陶子尧的夤缘际遇，侵吞公款；冒得官的图保显职，供献女儿；胡若华的花天酒地，纵兵烧掠，读来莫不令人发指。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

(1919年5月1日民权出版部出版)中说：“《官场现形记》，距今十年前，为脍炙人口之书……书中写得最好者，胡统领征剿严州百姓一段事实。”小说写胡统领(胡若华)得悉要他去严州(今浙江建德)“剿匪”后，心中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随员和军队一路迟延，花天酒地。后来打听得严州早已没有什么“匪”了，他竟然又洋洋得意，想借“剿匪”来邀功请赏。书中第十四回“剿土匪鱼龙曼衍”，写胡统领率领人马，耀武扬威地开到乡下：

乡下人眼眶子浅，那里见过这种场面？胆大的藏在屋后头，等他们走过再出来；胆小的一见这些人马，早已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过几个村庄，胡统领因不见人的踪影，疑心他们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齐逃走，定要拿火烧他们的房子。这话才传出去，便有无数兵丁跳到人家屋里四处搜寻，有些孩子、女人都从床后头拖了出来。胡统领定要将他们正法，幸亏周老爷明白，连忙劝阻。胡统领吩咐带在轿子后头，回城审问口供再办。正在说话之间，前面庄子里头已经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锋大队都得了信，一齐纵容兵丁搜掠抢劫起来，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

在大队人马劫掠一阵之后，胡统领便“东南西北，四乡八镇，整整兜了一个大圈子”，见无人出来抵抗，便“奏凯班师”。这些狗官就是这样地指民为“匪”，残害百姓！然而他们在洋人面前，却那样地奴颜媚骨，卑躬屈节，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书中第五十三回文制台见洋人一段，即是精彩的典型描写。这里文繁不录。1904年6月17日出版的《世界繁华报》曾刊有《官场现形记》出书发售的广告二则，今引录于下：

《官场现形记》初编于癸卯九月出版，二编于次年二月出版。

（一）中国官场，魑魅罔两靡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则自南

前　　言

亭此书始。此书措词诙谐，不减于《儒林外史》；叙事详尽，不亚于《石头记》。有欲研究官场真相者，无不家置一编，洵近来小说中唯一无二之巨制也。

(二)此书描摹官场丑态，无微不至。某京卿谓邹应龙打了严嵩，严嵩犹说打得好打得好，今之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同此意也。

作为广告语言，自然难免夸大之词，但证之社会现实，还是符合当时实情的。《官场现形记》可谓描摹晚清官场丑态纤毫毕现的一幅全景透视图。

《文明小史》，也是李伯元的代表作。全书六十回，署南亭亭长著，自在山民加评。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在《绣像小说》半月刊连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季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分装上下两册。小说重点反映了中国维新变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风貌，从所谓“维新”、“立宪”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官场现形记》的主题，暴露了满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揭穿了假维新派的投机伎俩；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及社会上新旧思想的冲突。出现于这部书里的人物，从维新党到守旧党，从大小官僚到草民百姓，都各有其姿态，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不同的表现。作者对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物的心态，都有细致入微的剖析。书中广泛使用讽刺和夸张手法，正是李伯元小说的艺术特色。作者经常把生活中落后、丑恶的现象集中起来，通过一件事情，大加渲染。在第十三回中，通过武昌府洋务局的几位道台，郑重其事地争论接待一个外国传教士应该用什么品级轿子的小问题，揭示了这批被封建等级观念腐蚀透了的大小官吏的老朽、昏庸和迂腐。有时作者还抓住一些关键性的细节，把讽刺对象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以此来揭示人物的伪善和丑恶。第十九回中，刘学深、魏榜贤等一群“维新党”正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把妇女不缠足的好处讲得头头是道，有声有

色，像煞有介事，俨然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但是当旁边走过一个三寸金莲的妓女时，刘学深便忘乎所以，拍手高喊：“妙啊！脸蛋儿生得标致还在其次，单是她那一双脚，只有一点点，怎叫人瞧了不勾魂摄魄？”这“勾魂摄魄”引出的话，就把他灵魂深处脏污的东西暴露无遗，这就揭示出这些所谓“维新党”的丑恶嘴脸。这些讽刺手法，显然深受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影响。阿英先生最推崇此书，他说：“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在维新运动期间，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说。”（《〈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载《新小说》第1卷第5期，1935年6月出版）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文明小史》受到如此推崇，确是当之无愧。

《活地狱》，全书四十三回。前三十九回，署南亭亭长著，愿雨楼加评。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在《绣像小说》上连载。由于李伯元去世，吴趼人续写了第四十至四十二回，欧阳钜源续写了第四十四回，刊载于《绣像小说》第70—72期，也有愿雨楼加评。全书出版，则是1956年由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印行的单行本。此书四十三回，共叙写了15个故事，重点描写了衙门的黑暗与监狱的暗无天日，刻划了官吏衙役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奸骗瞒哄，“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阿英《晚清小说史》）。

《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未完，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十二日《时报》创刊号载起，断续登载，至当年十一月三十日第172号终。报纸刊发时未署作者名。从吴趼人写的《李伯元》一文知其为李伯元作。全书刊印首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此书也是一部暴露晚清官场黑暗的作品，它描写的对象，重点选择了那些由捐班出身的官吏。故事着重反映当时黄河治理中的弊端。

《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吴语小说，署二春居士著，有南亭亭长加评。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起由游戏报馆分期印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此书的著者，以

前　　言

前多以为就是李伯元自己，近有人提出异议，认为非李伯元所作。为存疑起见，《全集》姑且收入。书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上海妓家生活，但并不是“嫖客指南”。作品以此为窗口，透视了当时糜烂的社会风气，写出了悲惨社会的一个缩影。

《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署南亭亭长著。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由《世界繁华报》逐日登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世界繁华报馆出版线装巾箱本。此书叙写了义和团起义始末，其中反映了在对待义和团运动这一问题上清廷内部出现的不同意见，描写了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两宫返跸等重大事件。既写了义和团的滥杀洋人，也揭露了外国侵略军在京城内外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更描绘了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状。以前的弹词创作，在题材上多局限于描写儿女私情，而《庚子国变弹词》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拓宽了弹词创作的题材领域，也是中国反帝文学在弹词方面的最初的一部书。阿英先生对此书评价甚高，称它“是一部中国民众的受难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一部很真实的历史书”（阿英《弹词小说评考》），这些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醒世缘弹词》，十四回，署讴歌变俗人著。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在《绣像小说》上断续刊载。第一回发表时原题《俗耳针砭弹词》，第二回起改用今名。全书印行首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讴歌变俗人当为李伯元化名，阿英有《〈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专门考证。故事讲山东聊城一缙绅世家，兄弟两人，同父异母，父亲早亡。老大秉仁嫡出，母丧。老二秉义庶出，其母极端迷信。由于家产为秉仁掌管，庶母遂唆使秉义提出析产。秉仁无奈答应，薄产归自己，厚产归兄弟。分家后，秉义失去管束，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三姑六婆见有利可图，纷纷到他家骗财；地方无赖也勾结匪人，趁他家举办斋醮时前去抢劫。未过几年，秉义家产荡尽，陷入困顿。这部作品的创

作命意，便在于针砭世俗，破除迷信，提倡不缠足，揭示吸食鸦片与赌博、嫖娼的危害，意在“革其旧染之习”，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经国美谈》，全称《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十八出，未完稿，署讴歌变俗人著。先曾在《世界繁华报》刊登，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又断续在《绣像小说》登载。全本刊印首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此剧根据《清议报》所载同名翻译小说《经国美谈》改编。讲的是古希腊阿善王为国献身的故事。阿善国原本民心涣散，由于阿善王的为国捐躯，激起国民图强救亡的热情，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终于保全了国家。李伯元改变这部作品的用意何在呢？查阿英先生编《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8月出版）中，在“戏曲”条目中对本戏云：“系就小说《经国美谈》所改变，藉西事以促进维新运动。”

李伯元的作品，还有《南亭笔记》、《南亭四话》两书。

《南亭笔记》，全书十六卷，署武进李伯元著，泾县胡寄尘校订，上海大东书局石印，线装本四册，1919年7月初版。全书约13万字，据目录收笔记672则，实际则有691则。内容主要记述有清一代上自宫廷、下至闾巷一些著名人物的遗闻轶事，其中对晚清官场的黑暗腐败和一些官僚的昏庸贪鄙颇多暴露。书中笔记实录，正是作者创作《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小说的极好素材。周贻白先生曾撰《〈官场现形记〉索隐》一文，即依据《南亭笔记》内容，探索《官场现形记》本事，对笔记和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帮助读者了解本事与创作的关系。这也正好说明，这部笔记富有史料价值。此书为伯元遗著，书中有几则记事发生于伯元去世以后，显然是他人之作，被编辑者所混入。

《南亭四话》，署武进李伯元著，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12月石印本，线装本八册。卷首载古稀老人序，每册一卷。卷一至卷四为《庄谐诗话》，计503则；卷五至卷七为《庄谐联话》，计475则；卷八

前　　言

上为《庄谐词话》，计 46 则；卷八下为《庄谐丛话》，计 107 则。全书约 25 万字。按本书实为上海六艺书局 1911 年出版的《艺苑丛话》和《滑稽丛话》两书的合二为一，只是稍作删改重加编辑而已。书中十几则所记事实均发生在李伯元死后，或笔者的口气显然是浙江人，而非武进人，这些明显是他人之作，被编辑者所混入。

李伯元亦能诗词。孙玉声《退醒庐笔记》卷下“李伯元”条云：“为文典雅风华，得隽字诀。而最工游戏笔墨，如滑稽谈、打油诗之类，则得松字诀。”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中说：“伯元学业精进，擅制艺、诗赋，能书画，工诗词曲……”但李伯元的诗词文赋，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这次编集时所收《李伯元诗文集》，辑录了今所知道并能搜寻得到的李伯元诗词文赋的全部作品。

李伯元的篆刻作品有《芋香室印存》一册，绘画仅存绢本《梅花寿带鸟图》一帧，并藏常州市博物馆。书法作品有行书对联“可人如玉，落花无言”一联，今藏上海市博物馆；亲笔书信六通，分藏于民间私家。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月十四日，即公元 1906 年 4 月 9 日，李伯元终因积劳，原本患有的慢性肺结核病情加重，在上海大马路亿鑫里寓所病逝，终年四十岁。死后一贫如洗，幸赖老友名伶孙菊仙资助，才得以成殓，归葬家乡常州市南郊茶山乡李家村。

李伯元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是晚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当时社会，指斥时弊，揭露黑暗，在当时就具有比较进步的现实意义。李伯元的作品，对后世也一直有着积极意义的影响。今仅举一例，《新建设》杂志 1959 年 12 月号发表路工先生《鲁迅与民间文学》一文，其中说：“十八岁的鲁迅，离开了故乡，到南京去求学，放假时，回家仍旧接连地去看社戏，他并没有因为受到‘洋教育’就看不起‘土东西’。这时，上海正是小报风行，我国著名的晚清讽刺小说家李伯元，主持编辑着《游戏报》，并设文社，经常出题目征文。鲁迅参加了这个社会性的文艺

活动。在 1899 年 12 月 19 日《游戏报》公布征诗得奖名单里，周树人的名字列在前十名中。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在后期具有高度战斗的杂文的风格，和巧妙的运用民间笑话、寓言、歌谣、谚语去讽刺当时政治的黑暗，是受到了晚清讽刺文学不少的影响。”由此可见，李伯元的作品，作为晚清讽刺文学的力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不少的影响。

《李伯元全集》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中的古籍整理项目，特此说明。参加本集点校、编辑工作的人员有薛正兴、俞为民、薛飞、吴伟斌、王学钧、李忠明、冯保善、周聘、府建明同志等。本集的点校、编辑工作定有错误与不足，期望专家与广大读者指正。

薛正兴

1997 年 11 月 25 日

目 录

| | | | |
|------|----------|----------|-----|
| 第一回 |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 | 1 |
| 第二回 |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 惑流言童生喜肇事 | 8 |
| 第三回 | 矿师逾墙逃性命 | 举人系狱议罪名 | 15 |
| 第四回 | 仓猝逃生灾星未退 | 中西交谪贤守为难 | 23 |
| 第五回 | 通贿赂猾吏赠川资 | 听撺掇矿师索赔款 | 31 |
| 第六回 | 新太守下马立威 | 弱书生会文被捕 | 39 |
| 第七回 | 捕会党雷厉风行 | 设捐局痴心妄想 | 46 |
| 第八回 | 改洋装书生落难 | 竭民膏暴吏横征 | 53 |
| 第九回 | 毁捐局商民罢市 | 救会党教士索人 | 61 |
| 第十回 | 纵虎归山旁观灼见 | 为鱼设饵当道苦心 | 68 |
| 第十一回 | 却礼物教士见机 | 毁生祠太尊受窘 | 75 |
| 第十二回 | 助资斧努力前途 | 质嫁衣伤心廉吏 | 82 |
| 第十三回 |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 近朱近墨洞识先机 | 89 |
| 第十四回 | 解牙牌数难祛迷信 | 读新闻纸渐悟文明 | 96 |
| 第五回 | 违慈训背井离乡 | 夸壮游乘风破浪 | 103 |
| 第十六回 | 妖姬纤竖婚姻自由 | 草帽皮靴装束殊异 | 110 |
| 第十七回 | 老副贡论世发雄谈 | 洋学生著书夸秘本 | 117 |
| 第十八回 | 一灯呼吸竟说维新 | 半价招徕谬称克己 | 124 |
| 第十九回 | 婚姻进化桑濮成风 | 女界改良须眉失色 | 131 |
| 第二十回 | 演说坛忽生争竞 | 热闹场且赋归来 | 138 |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还遗财商业起家 | 办学堂仕途借径 | 145 |
| 第二十二回 | 巧夤缘果离学界 | 齐着力丕振新图 | 152 |
| 第二十三回 | 为游学枉道干时 | 阻翻台正言劝友 | 159 |
| 第二十四回 | 太史维新喜膺总教 | 中丞课吏妙选真才 | 166 |
| 第二十五回 | 学华文师生沆瀣 | 听演说中外纠缠 | 173 |
| 第二十六回 | 入会党慈母心惊 | 议避祸书生胆怯 | 180 |
| 第二十七回 | 湖上风光足娱片晌 | 官场交际略见一斑 | 187 |
| 第二十八回 | 戕教士大令急辞官 | 惧洋兵乡绅偷进府 | 194 |
| 第二十九回 | 修法律钦使回京 | 裁书吏县官升座 | 201 |
| 第三十回 | 办刑钱师门可靠 | 论新旧翰苑称雄 | 208 |
| 第三十一回 | 名士清谈西城狎妓 | 幕僚筹策北海留宾 | 215 |
| 第三十二回 | 请客捐资刁商后到 | 趁风纵火恶棍逞凶 | 222 |
| 第三十三回 | 查闭市委员讹索 | 助罚款新令通融 | 229 |
| 第三十四回 | 下乡场腐儒矜秘本 | 开学堂志士表同心 | 236 |
| 第三十五回 | 谒抚院书生受气 | 遇贵人会党行凶 | 243 |
| 第三十六回 | 适异国有心向学 | 谒公使无故遭殃 | 250 |
| 第三十七回 | 出警署满腔热血 | 入洋教一线生机 | 257 |
| 第三十八回 | 脱罪名只凭片语 | 办交涉还仗多财 | 264 |
| 第三十九回 | 捐绅富聊充贪吏囊 | 论婚姻竟拂慈闱意 | 271 |
| 第四十回 | 河畔寻芳盈盈一水 | 塘边遇美脉脉两情 | 278 |
| 第四十一回 | 北阙承恩一官还我 | 西河抱痛多士从公 | 285 |
| 第四十二回 | 阻新学警察闹书坊 | 惩异服书生下牢狱 | 293 |
| 第四十三回 | 夸华族中丞开学校 | 建酒馆革牧创公司 | 300 |
| 第四十四回 | 办官报聊筹抵制方 | 聘洋员隐寓羁縻意 | 308 |
| 第四十五回 | 柔色怡声接待游历客 | 卑礼厚币聘请顾问官 | |
| | | | 315 |
| 第四十六回 | 谒志士如入黑狱 | 送行人齐展白巾 | 322 |
| 第四十七回 | 黄金易尽故主寒心 | 华发重添美人回意 | 329 |

| | | | |
|-------|-----------|-----------|-----|
| 第四十八回 | 改华装巧语饰行藏 | 论圜法救时抒抱负 | 336 |
| 第四十九回 | 该晦气无端赔贵物 | 显才能乘醉读西函 | 343 |
| 第五十回 | 用专门两回碰钉子 | 打戏馆千里整归装 | 350 |
| 第五十一回 | 公司船菜单冒行家 | 跳舞会花翎惊贵女 | 357 |
| 第五十二回 | 闻禁约半途破胆 | 出捐款五字惊心 | 364 |
| 第五十三回 | 风光在眼著书记游 | 利欲熏心当筵受骗 | 371 |
| 第五十四回 | 改稟帖佐杂虚心 | 购机器观察快意 | 378 |
| 第五十五回 | 险世界联党觅锱铢 | 恶社会无心落圈套 | 385 |
| 第五十六回 | 阅大操耀武天津卫 | 读绝句订交莫愁湖 | 392 |
| 第五十七回 | 声东击西傻哥甘上当 | 树援结党贱仆巧谋差 | |
| | | | 399 |
| 第五十八回 | 善钻营深信老奴言 | 假按摩巧献美人计 | 406 |
| 第五十九回 | 论革命幕府纵清谈 | 救月食官衙循旧例 | 413 |
| 第六十回 | 一分礼耸动骨董名家 | 半席谈结束文明小史 | |
| | | | 420 |

第一回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

却说湖南永顺府地方，毗连四川，苗汉杂处，民俗浑噩，犹存上古朴陋之风。虽说军兴以来，勋臣阀阅，焜耀一时，却都散布在长沙、岳州几府之间，永顺僻处边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里的民风，一直还是朴陋相安，执固不化。只因这个地方山多于水，四面冈峦起伏，佳气葱茏，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倚树为村，临流结舍，耕田凿井，不识不知，正合了《大学》上“乐其乐而利其利”的一句话。所以，到这里做官的人，倒也镇日清闲，消遥自在。不在话下。

且说这时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继贤，本籍江西人氏，原是两榜进士出身，钦点主事，吏部观政。熬了二十多年，由主事而升员外，由员外而升郎中。这年京察届期，本部堂官见他精明练达，勇敢有为，心地慈祥，趋公勤慎，就把他保了进去。引见之后，奉旨记名。不上半年，偏偏出了这个缺，题本上去，又蒙圣上洪恩，着他补授。谢恩之后，随向各处辞行。

有一个老友，姓姚名士广，别号遁盦，本贯徽州，年纪七十多岁。本在保定书院掌教，这番因事进京，恰好遇着柳知府放了外任，从此南北睽违不能常见，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几日，一同出京。到了临动身的头一天，姚老先生在寓处备了一席酒替他饯行。约摸吃到一半，姚老先生便满满的斟了一杯，送到柳知府面前，说道：“老弟此番一麾出守，上承简命，下治万民。不要把这知府看得轻，在汉朝已是二千石的职分。地方虽一千余里，化民成俗，大可有为。愚

兄所指望于老弟者，只此数言。吾辈既非势利之交，故一切升官发财的话头，概行蠲免。老弟如以为是，即请满饮此杯。”原来这位姚老先生，学问极有根底，古文工夫尤深，目下年纪虽已古稀，却是最能顺时达变，所有书院里的学生，无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于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倾倒。且说当日听了他这一番言语，便接杯在手道：“小弟此行，正要叨教吾兄，今蒙慨赠良言，尤非寻常感激。但是目下放了外任，不比在京，到任之后，何事当兴，何事当革，还求吾兄指教一番，以当指南之助。”说罢，便干了那杯酒，将酒杯送还姚老先生，自己归坐，仍旧对酌。姚老先生道：“要兴一利，必须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谈。就以贵省湖南而论，民风保守，已到极点，不能革旧，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说这话，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原因我们中国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除了几处通商口岸，稍能因时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扞格不通呢？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老弟，你记好我一句话，以愚兄所见，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哩！”柳知府听了此言，甚为惊讶，除了赞叹感激之外，更无别话可说。当夜席散之后，自行回寓。次日分手，各奔前途。

姚老先生自回保定，按下不表。且说柳知府带了家眷，星夜趨行，其时轮船已通，便由天津、上海、汉口一路行来。他自从通籍到今，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不料外边风景却改变了不少，因此一路上反见识了许多世面。到了湖南，上司因为他久历京曹，立刻挂牌，饬赴新任。到任之后，他果然听了姚老先生之言，诸事率由旧章，不敢骤行更动。过了半载，倒也上下相安，除睡觉吃饭之外，其余一无事事。只因他这人生性好动，自想：“我这官，一府之内，以我为表率，总要有些作为，方得趁此表见。”想来想去，却想不出从那